

提升街的“前世今生”

牛八

提升街是株洲有名的老街,如今已被株洲火车站周边的那些商业大楼所淹没。原来的提升街南接结谷街(今巨丰针织内衣广场),北止民族饭店旁。今天只能见到提升街南段(华丽服装批发市场前)的一小片。

提升街的名称来自河堤。最初这里没有街,只有堤。提升街这一片原来都是田地,因为这一带地势较低,遇到雨季,湘江水位抬高,这一片极易发生内涝,导致粮食歉收。后来,乡绅凌澍臣在这里修了一道南北走向的防水堤。

1911年1月,粤汉铁路长沙至株洲段建成,株洲第二个火车站——粤汉铁路株洲北站的位置就在提升街北头,今株洲火车站行包房处。粤汉铁路株洲北站建成后,当地居民乘火车出行,或乘火车来这里,都要行走在这条防水堤上。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防水堤称为“堤间上”。随着建宁街、结谷街的不断兴建与完善,这条防水堤也经过加高,形成了正式的街道,取名为提升街(意指提升了)。从此,由火车站到解放街,有了一条完整的路。

株洲的铁路是中国南方最早的铁路之一,对株洲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前,株洲的生猪生意和大米生意十分红火,大批外地的生猪贩子、大米贩子乘火车蜂拥而至。因此,提升街有两大特点,一是旅馆多,二是米店多。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提升街、结谷街进行了拓宽和路面修整,街道两边的店铺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一、两层的木板房。尽管提升了,路也修高了,但提升街两边的地势还是较低,遇到下大雨河里涨水,街两边的房子大多会随之被淹没。我原来有位同事就住如今华丽服装批发市场北边的位置,每到涨水季,他总要请假回去“搬家”,其实就是将一楼的物品搬上二楼,以免泡在水里。

我和一些小学同学凭着回忆,整理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升街上的一些临街店铺和单位。有回民饮食店(后改名为民族饭店,店里的甜酒很出名)、火车站米粉店、群力旅社、寄卖店、东升服装店、民政局福利工厂(包括缝纫店、竹器店、盲人按摩所等)、北方食堂、理发店、提升街百货商店、中医院门诊部、提升街派出所等。1951年建于提升街北端的火车站旁边的公共厕所,现在想来,可能算得上是株洲市第一间公共厕所。

提升街南端原来还有过一道防水大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修筑的。该防水堤为南北走向,其主要作用是在建宁港涨水时,挡住从李家坪漫过来的大水。堤下留了一个大约三尺宽的涵洞供行人通过,独轮车、板车也能勉强通行,但汽车是过不了的。考虑到汽车通行的不便之处,又不能通过拓宽涵洞来通车,最终方案是将堤的左右两侧修挖出上下坡道,小汽车便可以从此坡道慢慢“爬”过挡水堤了。

提升街给老株洲人留下较深印象的还有洗脸摊,那时的火车都是慢车,在火车上待几天是常事,因此人们下火车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个干净脸。这种需求催生了提升街北端的街边洗脸摊。洗脸摊非常简陋,在街边摆一条高脚长木凳,凳上放两个搪瓷脸盆,脸盆边搭一条早已不见原色的毛巾。不用招牌,不用吆喝,火车一到站,旅客一下车,生意就来了。摊主往脸盆里倒入约三分之一的水,刚下火车,一身疲惫还灰头土脸的旅客,就急不可耐地将脸埋进脸盆浸泡起来,似乎不浸泡一下,几天没洗的脸就难以洗干净。接下来是洗脸洗脖子洗手,一番清洗下来,脸盆里的清水已变成黑色,交给摊主两分钱,旅客满意地离去,下一位旅客接着来。若是需要使用肥皂,则要多一两分钱。为了节约开支,大多数人只用清水洗脸即可,用肥皂算得上是“奢侈”的行为了。

相对于解放街来说,提升街算是新街,但除了商业氛围稍逊一筹外,其热闹程度并不输解放街。因其紧邻火车站,人流量非常大,外来人口也最多。儿时和小伙伴捡香烟包装盒,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提升街,因为许多外地人或出差或做生意,大多要经过提升街,他们能带来不少外地产的、稀缺的香烟盒。这种烟盒与其他小伙伴交换时,是绝对的抢手货。

小时候,有许多同学都住在提升街,因此我常去那里玩耍。那里的木板房紧连木板房,大家在破旧的木板地面上追跑时,常常伴随着“吱吱呀呀”的声响,仿佛是在伴奏一般。从这家的前门进后出门,再从那家的后门进前门出,感觉像是在穿越“迷宫”,这正是孩子们“捉迷藏”“打游击战”的理想之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大群孩子玩得兴起,大家闹作一团时,不慎将一位同学家的木板楼梯踩断了两块木板,同学的姨妈看到后,举着家里的大扫帚追了我们整整两条街,想来她应该是真正生气了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株洲街头要饭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火车站前坪和提升街上,可能是因为这里人流较大,乞讨起来容易到手。6岁那年的一天,我拿着自己积攒了很久的零花钱,跑到株洲饭店买了一个大肉包,刚开始没舍得吃,但肉包的香味一直诱惑着我,让我不停咽口水。走到提升街街口,实在忍不住了,拿出肉包轻轻咬了一小口,这时旁边突然伸出一只小脏手,抢走了我的肉包子。我追又追不上,喊又没有用,气得在路边哭了好久,才泪眼婆娑地走回家。

如今,提升街北段早已消失在了解次栉比的高楼中,提升街的南段则因为芦淞服饰商圈的发展,成为商业的黄金地段,尤其是到了晚上,这里的服装夜市成为株洲的一个标志。夜晚的霓虹灯下,成百上千个服饰摊位前,庞大的人流簇拥着前行,化作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如今的提升街,只剩南段(华丽服装批发市场前)的一小片。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今日芦淞商圈一角。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凌晨的提升街附近。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提升街南段的夜市。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职场故事

创业路上的追梦人

赖杰琦 李勇喻



邱永龙(中)

日前,湖南千金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永龙获评“2020年株洲市优秀企业家”。从银行到企业,从干事到创业,追梦路上,他遇到过哪些难题,创业途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1987年,邱永龙大学毕业有了“铁饭碗”,并在30岁那年被委任为某银行支行的党支部书记、行长。32岁,邱永龙辞职来到深圳闯荡,并很快站稳脚跟,幸福人生仿佛一眼望得到头。

一次回老家,邱永龙遇到千金药业董事长江端预。闲聊中,江端预提出的“跳出妇科做女性健康”“跳出药业做中药衍生产业”等理念与邱永龙十分合拍,随后对方抛过来的加入千金共同发展的橄榄枝,更是让邱永龙心动。

经过认真思考,2011年,45岁的邱永龙回到湖南,加入千金。

创业初期,邱永龙向公司提出三点诉求,一是要有足额的启动资金,二是要有自己组建的管理团队,三是要有足够的自主经营权。在当时的千金管理体制下,他的诉求显得另类又

突兀。关键时刻,江端预挺身而出:“没问题,公司支持你。”

此时公司还处于启动初期,摆在邱永龙面前的只有“三个一”,即一间办公室,一张营业执照,一千万启动资金。如何破局?

邱永龙深知,此时自己的头脑必须要更清醒,对公司要有足够理性和全面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但在产品定位及定价等问题上,公司内部产生了极大争论。终于,“千金经营法式”在千金卫生用品公司全面实施。不论是产品定位还是规模导向、市场定位,全部得到明确,并迅速开始执行。

为了挺进沃尔玛等大型商超,邱永龙带着产品9次赶赴深圳约见关键人。从不受待见到短暂接触,从无情拒绝到试用接纳,他用诚心、诚意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打动了对方,最终以高端产品身份顺利进入商超并迅速站稳脚跟。

很快,其他大型卖场也随之抛来橄榄枝,网络布局随之铺开,良好局面顺势而来。公司终于步入健康良性发展的喜人局面。

目前,公司产品包括经期护理、孕产护理、婴童护理、日常护理、家居清洁、美妆清洁等六大系列,共100多个品种。营销网络覆盖25个省市,拥有商超、医院母婴及OTC等多个销售渠道,与6家国际知名超市连锁、20余家国内大型超市连锁、300余家药店连锁、600多家二甲以上医院建立营销合作。2020年,公司销售规模近3亿元,利税超4000万元。

作者(左)与周里京在炎陵拍摄现场的合影



老照片

和周里京相处的日子

贺为民

1991年9月21日,周里京从北京坐火车风尘仆仆赶到株洲,参加电视剧《相思山之谜》(播出时改名为《相思山的枪声》)的拍摄,我和他相处了一段日子。

那天晚上周里京下榻庆云宾馆。见面时,剧组的同志介绍完后,周里京对我开玩笑道:“原来是无冕之王驾到。”寒暄过后,我请周里京谈谈自己的成长过程和艺术道路,他回答得干脆利落:“从学校出来到甘肃省话剧团当演员,1978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至今已拍了15部电影、10部电视剧。”

我问他对影视艺术有什么见解和看法,他说:“谈不上有什么好的见解和看法,只是觉得要多演、多拍一些好影片、好电视剧。对于是演主角还是演配角,我无所谓。”周里京说的是实在话,要不然,他不会放弃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男主角,赶到株洲来饰演一个陪衬女主角的角色。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在株洲洗煤厂招待所举行的开机仪式上相遇。周里京见到我,主动与我打招呼。趁着会议尚未开始,我约他到楼下拍张照,没想到他果真下来了。拍完照,我问他对拍《相思山之谜》是否有信心,他说:“这个剧的内容是积极向上的,情节也比较细,能否拍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我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就不会来了。”周里京还小声告诉我:“刚才我是借口‘方便’下来的,领导们都来了,现在我该上楼去了。”

在拍摄现场见到的周里京,却是另一个模样:上身穿着米黄色粗布衬衣,下身套着大裤脚粗布黑裤,头裹国巾,脚穿布鞋,俨然一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农民形象。也许是真正进入了角色的缘故,他平时那些富有幽默感的动作和帅气的笑容不见了。我问他在这偏僻的山区拍戏累不累,他说当年在山西拍《新星》时更苦,“3个多月都挺过来了,这算不了什么。”

周里京不光是口里说说,拍片时他也确实能吃苦。记得有一天下午,在炎帝陵附近的河滩拍摄外景时,有只船被水冲到了深水河湾。周里京看到后,立即和另一位男演员跳进水里,用绳子将船逆水拖了回来。我看见他将裤子的水拧掉后,又投入到拍摄中。剧组的同志再三劝他,他才把那条湿了的长裤换了。难怪有人说,周里京拍起戏来像“拼命三郎”,我算是当面见识了。趁着拍戏的空隙,我与周里京坐在河滩上闲聊,拍下了这张合影。

离开株洲的前一天下午,周里京特意来我办公室小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他把一只带盖的玻璃瓶茶杯放在我办公室的茶几上忘记带走。第二天上午为他送行时,我给他捎了去。“这东西虽然丑点,但有盖子,茶水不会流出来,带到外面拍个戏什么的,挺方便。”他说。我建议他买个更高级更漂亮的保温杯,但他只是把瓶子中间缠绕着的、颜色有些发黑的胶布撕了下来,洗了洗,又小心翼翼地那几只玻璃瓶茶杯装进旅行袋,又带到海口拍戏去了。想不到大明星也这么舍不得。



真情

父亲的酒壶

王建强

在很多个中午,父亲总爱把劳累了大半天的身体半躺半坐地放在门前那张吱吱作响的竹椅上,然后偶尔端起旁边小桌子上的半碗酒,猛嘬巴一口。任凭酒滴从嘴角间溢出,顺着脖子上有些苍老的青筋,像晶莹珍珠般慢慢地滚下来。父亲仍旧微闭着双眼,似睡非睡地,直等到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子才起身。

父亲的酒,是从墙角里那个紫砂酒壶里倒出来的。紫砂酒壶有些年月了,据说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三五代人了。绕着酒壶有一对“二龙戏珠”的图案,蓝花花的,很精致。酒壶不大,一斤酒便能装得满满的。家里人都知道,酒壶和酒一样,都是父亲的命根子。可是,自从我上中学以后,就很少见父亲的紫砂酒壶满过,尽管那时的白酒只要两块钱便能打上一斤。

父亲的紫砂酒壶被灌满,准是要请对门的刘叔来喝酒了。

父亲和刘叔是老伙计,在村口的那所学校,他俩的屁股蛋子都被刘叔的父亲“刘老师”用戒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刘叔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媒人,经他牵线的男男女女,十有八九都成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为大哥的婚事着急。大哥眼看就要四十出头了,女孩看了好几个,就是没人愿意嫁给他。父亲总是跟刘叔说:“老弟,那小子的那点事儿,你就再跑几趟吧。”刘叔抹了抹胡子上的酒滴,说了句:“女孩倒是还有一个,李三家的,身体扎实,人也还勤快,就是脸上有些麻子,不知道大毛他看得上不上?”大哥在一旁笑了笑,赶紧把酒给刘叔满上。第二天,刘叔便给父亲传来了女孩家的消息,李家是个干脆人,说只要“两铺两帐”的彩礼就愿意去镇上把手续办了。一家人便为大哥的彩礼忙活起来。就在这时,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两件好事儿,却让一家人发起愁来——都得用钱。

一天中午,父亲和往常一样坐在竹椅上。母亲却发现那紫砂酒壶灌得满满的,心里便火起来。“四处都等着花钱,你就知道往嘴里灌黄汤,家里的事情还办不办?”家里积攒了几天的火药就这样被点燃了,父亲冲进屋和母亲大骂起来,骂声把整个屋子搅得烦躁极了。我走过去,提起那把紫砂酒壶,直往自己嘴里咕咚咕咚地灌酒。进了喉咙才发现不对味,原来,紫砂酒壶里装的全是水。我愣了,呆呆地站在屋檐下,感觉紫砂酒壶里的水无比冰凉。

父亲的紫砂酒壶,再一次被酒灌得满满的,是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那天中午,我提着那把紫砂酒壶,来到村口商店打了一斤白酒。父亲抱着紫砂酒壶,像个孩子一样笑着对家里人说:“满了,又满了。”那一刻,望着父亲满足的样子,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老家院子里的草一年年地绿,又一年年地黄。那把竹椅靠背已经被父亲的汗水浸成了黄褐色,坐上去,叭叭响得厉害。父亲仍然喜欢坐在上面,半眯着眼,偶尔端起酒碗使劲地嘬巴一口。在干完了小半碗之后,他会接着去墙角里拿出紫砂酒壶倒上。只是每一次提起那把紫砂酒壶,他都要轻轻地掂一掂,再斜着眼往壶里瞧瞧,然后微微地笑一笑。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父亲真的是爱喝酒,还是在品味另一种人生?